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特别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作为一名基层艺术工作者、一个昆曲演员有着深切的体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六百年来绵延不息的昆曲艺术便是当代昆曲人的根基,是当代昆曲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根植传统、推陈出新,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将昆曲艺术传承好、弘扬好,不断拓宽昆曲艺术的空间,实现昆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代昆曲人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紫金文艺评论

文化自信·艺术谈



施夏明

回到传统里找办法,让昆曲艺术薪火相传



施夏明在昆剧《瞿秋白》中饰演瞿秋白。

12月3日,昆剧《1699桃花扇》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大剧场上演。谢幕时,看到台下座无虚席,听着剧场内掌声雷动,我的内心一时间百感交集。15年前,我们这一代昆曲人正是凭借《1699桃花扇》“闯”进昆曲世界的。15年光阴荏苒,作为从业者我切身感受着昆曲行业的巨大变化:大量年轻观众涌入昆曲剧场,古老的昆曲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样的改变源自于对昆曲传统的扎实传承与积累,更离不开几代昆曲人的不断探索和开拓。

时至今日,我仍能记得初排《1699桃花扇》时,老师们在排练场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地为我们教学,帮我们排戏,将自己的昆曲艺术倾囊相授,一点一滴地搭出一台大戏,也搭出了我们的未来。《1699桃花扇》的舞台呈现是充满新意的:以南都繁盛图景为素材在舞台上竖起三面屏,舞台灯光配合镜面地板复刻出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似梦非梦,亦真亦幻;同时它又极为传统:声腔、曲律、身段、调度无一不在昆曲的规范之内。根植传统,推陈出新,这样的创作思路是省昆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它也指导着此后我的全部创作实践。

根植传统,在前辈艺术家的严格把关下不断丰富传统程式的累积,深入把握昆曲艺术的本质规律,才能使我们的艺术创作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回到传统里找办法”是我近年来经历了多部新戏创作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创作新戏就像搭积木,所有传统程式的积累都是积木的元件,在新戏创作的过程中,这边拿一个手势,那边加一段圆场,这里用一个技巧,那里用一个眼神,念白要用怎样的力度才能准确地传递人物情绪,唱腔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更好地表达人物情感……正因如此,传统程式的积累越扎实丰厚,传统的根扎得越深,创作的手段就越多,创作就越自如。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古典题材的作品,早期的《红楼梦》系列折子戏是由前辈老师们“捏”好,再手把手教给我们;随着我们传统剧目的不断累积,创作经验的不断增长,我们逐渐掌握了创作的方法。

在近两年《世说新语》系列中,越来越多地开始用自己的传统程式储备去“捏戏”,去创作。这些作品既保留了传统老戏的质感,做到“新戏如旧”,又融入了现代性的思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在古老和创新间形成密不可分却又具有辨识度的新形态,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同时,我们也有《南柯梦》《浮生六记》这样新编戏质感的大戏创作。在这些剧目的创作中,我们首先掌握好一个“度”:以表演为本体,坚持昆曲“一桌二椅”的本质特色,声腔、曲律、程式技法都约束在昆曲的规范之下。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为剧目加上制作精良的华丽舞美,辅助营造氛围、烘托情感。昆曲折子戏擅长抒情,节奏很慢,加上曲词都是文言文,对观众来说有很高的门槛。新编大戏更侧重于剧情,用一到两个晚上的时间讲完一个故事,易于理解,加上美轮美奂的视觉呈现,吸引了大量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里来,其中很多人因此与昆曲艺术结缘,成为了昆曲艺术的爱好者、追随者。

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断涌入新的观众,古老的昆曲艺术正是在这样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创作实践证明传统是根基,是能够绵延不绝地给予昆曲文化滋养的源头活水,只有夯实传统的根基,昆曲才能枝繁叶茂。传统,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自信。

遵循传统绝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关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古老昆曲在当代的创作也绝不仅仅是生搬硬套前人的程式法则,而应是在有序传承的基础上找到当代适合昆曲表达的题材,认真思考后再进行创作。

以经典文学名著为基础进行改编创作的《红楼梦》《世说新语》《1699桃花扇》《南柯梦》《浮生六记》等作品蕴含着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正是昆曲艺术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创作实践。

在此基础上,昆曲能不能再向前走一步?古老的昆曲艺术能不能回应现实、对话当下?

以《梅兰芳·当年梅郎》为起点,我们开始了对昆曲当代题材作品创作的探索。从选材方面,《梅兰芳·当年梅郎》讲述了一代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青年时期不畏艰

难、迎难而上的求索精神;《春江城》以昆剧这样的古老剧种致敬了不畏生死、无私奉献的抗疫精神;《瞿秋白》则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凛凛风骨与革命精神……这样的题材正是当代文艺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的题中之义,体现着昆曲人的时代担当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守住昆曲品格的基础上,对昆曲当代题材不断探索与突破是昆曲当为、可为的艺术空间。承载传统,立足当代,对话现实,将昆曲的题材空间不断扩展,也是我们当代昆曲人应有的文化自信。

正是抱着这样坚定的文化自信,依靠传统艺术的有序传承和累积,我们才有勇气在昆曲当代题材方向上去拓展、去尝试。事实证明,“回到传统里找办法”是古典题材创作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在现当代题材的剧目创作中也依然适用。例如在原昆曲现代戏《梅兰芳·当年梅郎》的《白夜》一折中,在舞台上如何呈现出黄包车夫李阿大拉着少年梅兰芳夜游上海滩,我们做了诸多尝试,也购置了真的黄包车揣摩在舞台上表演的可能性。最终我们选择了回归昆曲虚拟写意的程式化表演,车夫手扶着车灯的皮绳模拟车把手,设计出上车、下车、停车等程式动作,在观众心中构筑起类似传统戏中手执马鞭圆场即是骑马行进的规范程式情景,在空灵的舞台上化无形为有形,少年梅先生随着车夫的步伐演绎出坐车而行的状态。再比如原创新题材昆剧《瞿秋白》的第一场《溯源》中要表达狱中的瞿秋白先生思绪回到母亲离世后的夜晚,在创作的过程中,围绕如何体现出思绪飘渺、亦真亦幻的气氛,我们做了很多尝试,最终在恩师石小梅先生的点拨下,我们选择了借鉴《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情思昏昏恍恍然入梦的身段,在此基础上去掉花旦的柔美,加上书生的儒雅,最终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无论是《红楼梦》《世说新语》这样的新编昆曲折子戏创作,还是《1699桃花扇》《南柯梦》《浮生六记》这样的新编古典历史剧创作,抑或是《梅兰芳·当年梅郎》《春江城》《瞿秋白》这样的现当代题材昆剧的探索,都是对昆曲艺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发展的创作实践。

如果只能演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样的传统题材,那么昆曲注定只能让极少数人欣赏,且最终的归宿就是走进博物馆,让人瞻仰曾经的辉煌。昆曲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博物馆艺术,我们历代昆曲人所做的努力便是在小心翼翼守护它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对它的理解,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加入每一代人的创造,让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成一代一代可以往下延伸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昆曲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昆曲艺术才能薪火相传。这既是对总书记提出的“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的实践,也是我们当代昆曲人应有的作为。

(作者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阵地扩容,助力文艺评论“破圈”

——“文艺评论阵地建设研讨会”在宁举行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时代呼唤优质的评论,也呼唤优质的平台。如何建设好文艺评论阵地,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12月2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主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的“文艺评论阵地建设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文艺评论阵地建设、文艺评论写作与传播、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文艺评论人才培养等问题交流发言,各抒己见,为江苏进一步推进文艺评论工作“添砖加瓦”。

会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中国文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胡一峰作了主旨演讲。

褒贬优劣、激浊扬清,是文艺批评的任务。在深入剖析了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史后,傅谨在视频演讲中指出,对于文艺评论的发展而言,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很重要,我们要努力建构具有独立品格的平台。“好的文艺评论阵地一定是多层次的,既能体现深刻的艺术规律,同时也有对当代创作的一些直言不讳,这才是好的文艺评论生态。”

当前,随着越来越丰富的文艺生活,文艺评价方式正走向多样化。汪政演讲的主题是《新技术环境下文艺评论的新形态》。他提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在茶馆里、饭桌上、公共汽车、地铁和写字楼里听到文艺评论,“文艺生活应该成为一种公共生活,文艺评论应该成为一种公共交流。”他呼吁,文艺评论应该与时俱进,多些“破圈”,从行业报刊与传统媒体中走出来,从学院学术体制中走出来,从精英与专家的圈子中走出来,从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中走出来,充分利用新技术环境中媒体传播形式多样、速度快、更新频率高与受众广的特点优势,产生更大影响。

胡一峰围绕“中国文艺评论阵地建设”主题进行了视频演讲。他指出,当前我们文艺评论阵地获得了整体性提升,刊登文艺评论的传统刊物比以前增多了,同时很多综合性刊物增加了文艺评论的栏目或者专栏,文章的质和量都有所提升,让我们对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充满信心。但同时他也提醒,当前文艺评论刊物阵地的“高原”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个阵地的改善,会更加形成有利于文艺评论发展的整体氛围。

接下来,围绕当前文艺评论阵地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到场的各位专家纷纷展开热议,朱恒夫、方标军、罗周等人则发表了书面发言。

江苏是戏曲重镇,而戏曲评论又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评论。南京大学教授孙书磊认为,戏曲评论需要更多的专业性,如戏曲叙事的说破原则、戏曲装扮的行当与脚色制、戏曲排场的文武与冷热、戏曲表演的虚拟性与程式化等内容,不能用其他系统来套用。他提倡,戏曲评论要提前介入作品的制作过程,才能从实践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周飞指出,如今的戏曲作为高雅艺术很大程度上与普通观众产生了一定距离。评论工作者应当承担缩减这个距离的责任,将普通老百姓看不懂的高雅舞台艺术解读成易于理解的欣赏内容,打通“最后一公里”。“对此我们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戏曲理论与导演舞台实践案例相结合,剧目观摩和剧目研讨相结合,剧目生产过程和剧评撰写相结合,培养第一时间将观剧感受转化成理性评论的能力。”

文艺批评的价值导向何在?苏州大学教授王宁提出“建设性文艺批评”:有意义的文艺批评,必须是让文艺变得更好,而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当中作为评论家要注重坚守良知底线,具备合格能力与素养,同时还需懂得相应的技巧,比如言说方式、切入角度,才能做到更有效的沟通。东南大学教授甘锋指出,要建设更有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着力打造中国特色文艺批评标识性概念,提出能够为文艺界所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范畴体系、表述体系,不断提升文艺批评的话语权。

文艺批评的着眼点在哪里?新华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主任薛颖旦认为,文艺评论要聚焦时代现场,面向现实发声,要在火热的文化中发现问题,与百姓文艺生活同频共振。“目前圈子化评论、任务性评论、喝彩性评论比较多,文艺批评一方面要承担引领创作、提升审美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回归百姓的日常生活,真正把文艺写在大地上,而不是书斋里。”她提议,文艺评论家要在专业性和大众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到感性与理性兼具,既要有理性的光芒,也要有感性的疼痛,更多面向社会、大众,提升文艺评论的传播率。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网络文艺研究所所长董水荣说,文艺批评不能仅仅浓缩为艺术批评。文艺批评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我们要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有所把握,好的批评家首先得是一个理论家。

学术期刊是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执行主编吕靖波教授提出,传统刊物要加强约稿,点燃和激发人们参与文艺评论的热情。此外还要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和引导,从而更好发挥文艺评论阵地的美育和德育功能。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艺术百家》编辑部主任陈娟娟指出,面对新媒体传播,传统期刊一方面要找准自己定位,稳扎稳打,不断提出基础性问题、前沿性理论,从而真正树立起新时代文艺理论、文艺评论风向标;另一方面不能固步自封,在坚持学术性、专业性同时也要适应新环境,利用公众号等话语传播新方式,推出更多有影响的文艺评论。

作为阵地应该有自我建设,要随时代的进步而自我改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衡正安表示,我们要做到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和评判者,从手段上既要巩固好传统的平台,如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研讨、对话等阵地开展文艺评论,同时更要充分利用好现代网络技术这个平台,通过微评、短评、快评技术优势,对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及时发声,引导大众取向。江苏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规划部主任陈俊则倡议,要以互动式的评论形式吸引大众参与。“互联网时代,我们人人都可以是评判者和鉴赏家,一些新创的舞台艺术、电影等作品,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弹幕等形式互动留言,以话题式评论,引发更多的大众关注和热议,生发更多微观细节、碎片式的回应,构建双向互动。”

“文艺评论阵地建设需要从多个领域、多个角度、多种平台、多种载体上协同推动。”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常胜梅表示,接下来我省将打造文艺评论的品牌栏目,力推接地气、聚人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评论作品,形成矩阵式、立体化评论格局。

“文艺评论任重道远。”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刘旭东指出,当前的文艺评论阵地要具有新时代的特点,我们要打破传统观念的窠臼,创新思维和方法,推动我省文艺评论阵地面貌一新。